

广东中青年优秀作家文集

阿北 / 著

# 住棺材里的女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阿北 / 著

# 住棺材里的女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住棺材里的女人 / 阿北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2

(广东中青年优秀作家文丛)  
ISBN 978-7-5360-8216-8

I. ①住…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8235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安 然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林 希

---

书 名	住棺材里的女人 ZHU GUAN CAI LI DE NU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 1插页
字 数	210,000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鲇背老人 1
- 第二章 除夕 12
- 第三章 带着妹妹出嫁 22
- 第四章 苦难与洗礼 32
- 第五章 诗和歌的相遇 43
- 第六章 好时光 53
- 第七章 寒冷袭来 63
- 第八章 大雪纷纷 73
- 第九章 三姨娘离开了 82
- 第十章 一张字条 93
- 第十一章 夜未央 102

第十二章	神的子女	112
第十三章	守灵	123
第十四章	无利不起早	134
第十五章	奇葩证明	144
第十六章	借棺材	154
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童年	165
第十八章	祸从天降	175
第十九章	追风少年	186
第二十章	倾听忏悔	194
第二十一章	以棺为床	205
第二十二章	希望与奇迹	217
第二十三章	秘密	229
第二十四章	各有所得	239

## 第一章 鲇背老人

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驾车前往县城接儿子云飞。云飞在深圳工作，从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回来与我们团聚。火车在我们市火车站只停留三分钟，我原打算直接去市里接他，云飞在电话里对我说：“天寒地冷的，您就别费那个心了。我坐车到县里，您去县里接我就行。”市火车站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从那里坐车，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县城。我同意了。

云飞并不知道，我们这儿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天寒地冷。天气是愈发奇怪了，冬天也没有了一丁点儿冬天的样。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二十摄氏度，一路上，还能看到不少办置年货的青年，穿着短袖或是单衣，俨然一副身在夏季的样子。

我驾驶着那辆有着二十年车龄的桑塔纳，慢吞吞地往前行驶着。路上行人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好像全部一下子都回来了。不停地有人同我打招呼，透过车窗递给我他们从外地带回来的各式各样的烟，其中还有不少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没法开快。我只得慢吞吞地往前开，反正时间也足。

在镇上，我见到了后山镇的赵大宝。我们这儿是平原地带，几乎所有相邻的两个乡镇，逢集的时间都是相隔一天。小时候，曾就这个问题，我问过我的三姨娘王春兰。她回答我说，这样设计，是为了便于商品的买卖交易和流通。在我的印象中，三姨娘是无事不

知无事不晓的女人，她坚强、执着、冷静，她的话我常常作为真理信奉。

赵大宝是我三姨娘那个村的村主任，比我小两三岁。我的童年是在三姨娘家度过的，一直到如今，也常常隔三岔五地去看望三姨娘，所以，与赵大宝比较熟识。再说了，我开的这辆老爷车，在我们整个小县城，几乎每个人都认识。

赵大宝用力地敲了敲我的车窗，冲我喊：“一山哥，你这是干什么去呀？”

在一个背街的店铺前，我把车停了下来。赵大宝把摩托车停在我的老爷车旁边，掏出一支烟，递给我。

点燃烟后，我说：“云飞今天回来，我去县城接他。”

“今天才回来？”赵大宝非常吃惊，“明天可就是除夕了，咋回来得这么晚哩？”

“你难道没在电视上看到，深圳出事了吗？”

“嗯，看到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据新闻报道，中央也派人前往深圳，处理那件事情了。怎么，云飞也与这件事有关？”

“可不是哩。”不知是不是人一下子增多的原因，街道上到处脏兮兮的，各种垃圾随处可见。我犹豫了一下，把烟灰弹到了地上，接着往下说，“出事儿的地方，在光明新区，云飞刚好是那个区的驻站记者。你不知道，这事情刚发生时，他们那个片区的所有记者，和救援队伍一起，都是几宿几宿地没睡觉。”

作为村主任，赵大宝要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对深圳的这次滑坡事件，也有所耳闻。“这件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该结束了吧？”

“救援是结束了，但事故调查还在进行。据云飞在电话里说，为了处理这次事故，政府下了通知，要所有工作人员都加班到除夕。

他们记者也不例外，要时时跟进报道最新进展情况。昨天打电话给我时，他告诉我，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他从没有睡好过一个觉。几乎每天都要在现场跟踪。”

说到这里，我突然难过起来。新闻媒体这个专业，是云飞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帮他选的志愿。可没有想到，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时，他们会如此辛苦。不过，在这桩事情上，我一点儿发言权都没有。教育是我所擅长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知了。所以，每次只要一听到深圳有事情发生，我的妻子总会半夜里惊醒，让我打电话问儿子，我几乎全照她的要求做了。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连云飞可能在睡觉都不会想到。

“哎，真是天灾呀！”赵大宝叹息一声，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了。

“不是天灾，”我纠正他说，“国务院已经正式通报了，这次滑坡灾害是一起受纳场渣土堆填体的滑动，不是山体滑坡，不属于自然地质灾害，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这更可恶！”赵大宝愤愤地说，他重又掏出两支烟，递给我一支，然后用打火机给我们点着，“为了赚钱，不顾别人的生死，这样的人，就该拉出去枪毙！”

“谁说不是呢！”我赞同地说。不过，这会儿，我想起了更为可恶的不是这些，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个别大权在握的领导，总是大笔一挥，就做出“全体工作人员加班”的批示。这样的领导根本就不会顾忌下面工作人员的死活，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危急关头让全体工作人员免费加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面对这样的领导，许多人会感到无奈。我要承认，这样荒唐无稽的指示落到我的头上时，我可能也没有勇气抗拒。

“那么，云飞现在才回来，需不需要先休息一下？”赵大宝说，



“我害怕他太辛苦了。不然我把明天上午的活动，延迟到下午再举行？”

“你可就拉倒吧，”我笑着对赵大宝说，“你以为领导的行程，你说延迟就能延迟的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以领导为中心，走到哪里，领导都是主角。赵大宝在村主任这个职位上也干了十几年，至今还弄不明白这一点，难怪他只能当一名村主任了。然而，对于他这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做法，我还是心生感激，“云飞这次能请到假回来，也是以这次两位老人的相聚为由。如果我没有猜错，活动流程你们后山镇政府都已经安排好了吧？”

赵大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是的，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说，“今天，还要排练呢，欢迎队如何欢迎，戏剧团表演什么曲目，都要一一进行彩排。”

对于这些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吃惊。作为青水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为了迎接上面领导的考察，我也常常组织这样的排练。可以说，在领导到来之前，几乎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但赵大宝这时还来赶集，着实让人意外。“那你还有时间来赶集？”我说。

“嘿，赶什么集呀！”赵大宝摇头叹息了一声，“不瞒你说，到了现在，我过年的年货都没办，你弟妹都为这事埋怨我很多次了。”

“哦，那你是干什么来了？”

“还不是为了老人聚会的事情！明天欢迎用的花篮，镇里领导说，原来准备得太少了，不够隆重，不足以表现我们内地的繁荣富强和热情，让我们再弄一些。可昨天我去了花店，人家都已经关门回家过年了。我寻思着，到你们这儿来看看，可结果，哎，别提了。”

从他一脸的沮丧，我看得出来，他一定是没能如愿。这也难怪，不管天气如何，现在毕竟是寒冬腊月，在北方还真不容易找到鲜花，

除非是在极少数的花店里。可正如赵大宝所说，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谁家花店还会营业呢。我沉思了片刻，给他出主意道：“我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只是，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

“有什么不敢的！”赵大宝拍了拍胸脯说。

“这样，你回去直接找你们的镇领导，如实告诉他，现在找不到鲜花，也没办法订制花篮。据我所知，镇政府都有一些四季常青的盆栽，比如万年青。你向他借用一些盆栽回去，这样，与花篮间隔摆放，就能达到好看而不单调的效果了。”

“哎呀，一山哥，还是你厉害！”赵大宝一脸的敬佩，“读过大学，这脑子就是好用。”

“算了吧，你小子别恭维我了，我这不过是经验之谈。”说到这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赶紧回去办吧，时间抓紧一点的话，说不定今天你连年货都能办齐呢。”

“好哩，你也赶紧去接云飞吧。”

与赵大宝分别之后，我重新启动车辆，向县城开去。火车抵达市里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十五分，云飞在十一点之前，就能抵达县城了，刚才与赵大宝聊了一会儿，用去了一些时间，接下来，我需要加快速度，才能在云飞到达县城之前抵达车站。

云飞是我和妻子的独生子。并非我们不想再生一个，我三姨娘也曾就此事，多次在我和妻子耳边唠叨过，可那时正好赶上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我也目睹过许多家庭，为了生第二个孩子，最后弄了个家破人亡。当时政策规定，公职人员不允许违反计划，否则一律开除公职。我和妻子都是公职，不敢以我们的未来和前途冒险，只好委屈了云飞，从小也没有兄弟姐妹玩耍，常常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度过他的童年。

四年前，云飞大学毕业后，到了深圳的一家报社任职记者。说

实话，我和妻子都不愿他离我们这么远，在他大四那年，我就托人在市日报社给他谋了一个记者的差事。可他竟然对我们说：“外面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罢，不顾我们的再三阻拦，一个人前往深圳打拼了。

年轻人对事业对生活有干劲有拼劲，这是好事，我和妻子都不能横加阻拦。只是，这人要是一过了五十岁，就会开始希望孩子生活在自己身边。我和妻子也不例外。妻子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打电话给云飞，让他回来，在市里工作，这样，我们也能常常见到他。可云飞的回答是，再给他几年时间，如果他混不出样子来，就一定会听从我们的安排。

话虽如此，我们心里还是非常清楚，哪怕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到头来结果还是一样。现在的年轻人，都希望往外跑，对他们来说，外面的世界才够精彩。而农村，日渐破败，一年不如一年，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我还是对云飞提出了要求，至少每年的春节都要回来，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要求，我的妻子、母亲和三姨娘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云飞是个懂事的孩子，在深圳工作这几年，无论多忙，春运车票多难订，春节一定会回来与我们团聚。这令我们每个人，都宽慰不少。

这个春节，深圳发生了滑坡这样的大事，原本云飞是无法回来过年的。但家里同样也有大事发生：赵寨的赵三从台湾回来省亲了。这些年，随着大陆和台湾关系的逐渐缓和，台湾同胞回大陆省亲已不是什么大事，但赵三回来与别的人不同，他已经是九十二岁的老人，而且，他是赵寨人。

赵寨就是赵大宝的村子，我三姨娘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子。

赵三回来的主要目的，除了省亲之外，就是要见到我三姨娘，与她进行一次谈话。我三姨娘今年已经九十四岁了。两位鲐背老人

在分别七十年之后进行对谈，这在整个中原地区，甚至在海峡两岸，都是一件大事。

云飞以这个理由向报社老总请假时，老总当即同意了。“现在，全国都在关注深圳滑坡这件事情，给深圳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老总意味深长地说，“也该需要新的焦点事件，来转移一下观众的注意了。你要全程跟进这件事情，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到时候，再好好地策划一番，争取让这次的鲐背老人之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新闻热点事件。”

就这样，云飞顺利地这次的滑坡事件中脱身，并在同事的帮助下，订到了回来的火车票。云飞所在的报社是深圳的大报，而深圳作为全国影响力较大的一线城市，能从那里来记者采访这次两位老人的相聚，县镇政府的领导都比较重视，参与制定了聚会会谈的详细流程，并督促赵寨村委会布置好场地，不容许有任何纰漏。正因为如此，今天这个原本该置办年货的日子，赵大宝还在为聚会的事情而奔波忙碌。

路上到处是人，新年的喜庆气氛开始呈现。孩童们在路边燃放烟花、炮仗，大胆一点的少年们在田野里，各自抱着一筒烟花，玩起了危险的枪林弹雨的游戏。穿着时尚的青年，三五成群，口里叼着烟卷，慢吞吞地在路上晃悠，似乎要把在外工作一年的紧张情绪，得到彻底的释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老爷车自然无法开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摁响喇叭，催促那些人让开道路。

到达县城车站时，云飞已经在车站门口等我了。见到我，他边把行李扔进车尾厢，边问我：“爸，家里的天气怎么同深圳差不多？都是这么热呀？”

云飞现在是大记者了，不需要我再像他小时候那样，对他的疑问详细解答。我“嗯”了一声，他就自己说出了答案：“当前人类活

动向大气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越来越多，导致了温室效应加剧，天气变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可各地的政府似乎从来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这样下去，早晚会上大事的。”

看着他因为连日来不间断的工作，以及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我让他赶紧上车。“你妈在家准备你最爱吃的饭菜，到家你就可以吃了。”我心疼地对他说，“现在，你睡一会儿吧。对，把座椅向后调一下，躺下来舒服些。”

可云飞并不愿意睡，他刚把身子放平，便马上又坐了起来。“赵三真的回来了吗？”他问我，“你有没有见到他？他的意识是否清醒，能否进行清晰的谈话？”

我如实告诉他答案：赵三的确回来了，但我没有见到他，所以，不知道他意识是否清醒，以及能否进行清晰的谈话。

“三姨奶呢？她有什么反应？”云飞又问，“她有没有从那副棺材里出来？”

“你三姨奶高兴着呢，”我对儿子说，“在赵三回来之前，我去看过她。她得知赵三要回来的消息，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她对我说，这七十年的等待，终于就要有答案了。但要劝她从那棺材里出来，那比要她的命还难。来接你之前，我见到了你大宝表叔，就是赵寨的村主任赵大宝，他对我说，镇里领导都去了，劝你三姨奶从棺材里出来，搬到镇里的敬老院去，你三姨奶可是死活都不同意呢。”

“三姨奶就是这个性子，倔强得很。”云飞总结道，似乎比我更了解她。接着，他又问我：“三姨奶的身体还好吧？”

“好，好得很哩，还是一个人捡柴、烧火、做饭。”我不愿让儿子再继续累下去，强迫着他赶紧躺下休息，这才算暂时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云飞的确是累了。刚一躺下，鼾声很快就响了起来。他的鼾声

很响亮，似雷鸣一般，高低起伏的，像在演奏一支变奏曲。这一点很像我。妻子说，听我的鼾声，就像听变奏曲一样。以前，我常说她说话太夸张，现在听了儿子的鼾声，我才明白妻子真实的感受。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担忧的并不仅仅是母亲，做父亲的，也同样放心不下。看到云飞疲惫的面孔，听着他熟睡的鼾声，我能感觉得到他在外打拼的劳累。车行至镇上时，我下车买了两只云飞最爱吃的烧鸡，还有两箱麻花。让儿子在家的时间，都尽量地吃好喝好，这似乎是做父亲的，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情了。

午饭后，休息片刻，云飞就要动身前往赵寨。

“爸，我现在就去赵寨，”云飞说，“我一刻也等不及要见姨奶了。您不会阻拦我吧？”

我怎么可能阻拦他呢。虽说我原打算让他帮忙，下午把田里的麦子浇一下的。瑞雪兆丰年，麦子在冬季一定要经过雨雪的滋养，来年夏天才能有好收成。可这个冬季，非但没有下雪，天气连转阴的迹象都没有。田里的麦苗，枯黄枯黄的，如果再不及时灌溉，别说丰收了，能不能活下去，也未可知。可现在，云飞提出了要去三姨奶家，我总不能以此事为由，不让他去吧。

不过，我很清楚，这臭小子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他说想念三姨奶是实话，但恐怕工作才是主要原因。深圳毕竟不同于乡下，过惯了大城市的节奏，回到乡下也闲不下来。

我把桑塔纳的车钥匙，掏出来递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对我说：“爸，您那辆老爷车早就该换了，咱家里又不缺那点钱，您咋不买辆新车呢？”

“开这么多年，早就有感情了，”我回答道，“汽车只是个代步工具，这辆车虽说是旧了些，车里也没有空调，但车况还是不错的，

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我为什么要换它呢？”

“我早就知道，您会这么说，”云飞咕哝道，“这么多年了，您的回答一直如此，连一个字都没有变过。说实话，您说得不烦，我全都听烦了。”

“你不愿意开拉倒，”我把手伸到他面前，“不想开就把钥匙还给我，免得我担心你不好好爱惜它。”

云飞马上嘻嘻地笑了：“再差一点的车，我也要开。三十里的路，我总不能走路过去吧？”

我把手收了回来，点燃一支烟后问他：“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明天上午的活动，我参加完再回。”云飞说，“下午，我带三姨奶一起回来过年。”

我三姨娘没有子嗣，身边也无亲人，每年春节，我们都会把她接来，与我们一起团聚。我点了点头，又说道：“要不要我给你大宝表叔打个电话，让他安排一下你住的地方？”

云飞胆小。小时候去我三姨娘家，因为三姨娘的那口棺材，他总是感到害怕。虽说后来他认识到棺材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心里总会觉得不自在。

“不用了，我就住三姨奶家里。我要给她好好聊。”云飞说着笑了，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三姨奶是属于我的，等到明天，再想与她好好谈谈话，就没那么容易了。”

云飞的意思是说，过了明天，就是新年了，走亲访友登门拜年的人多，三姨奶抽不出时间，而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处理。所以，今晚是最好的机会。

“你个臭小子，真是鬼机灵。”我想了想，又接着往下说道，“明天上午，我就不过去了，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忙。下午，把你三姨奶带回来，就成。还有，”我叮嘱他道，“千万别惹你三姨奶生气。”

见到赵三，也要有礼貌，不该说的话，别乱说。”

“我知道了。”云飞不耐烦地回答道。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飞回来时，我三姨娘竟然没有随他一起过来。



## 第二章 除夕

云飞是在下午四点多才回的家。他把车开回家后，摇摇晃晃地到了地里找我。我正在地里浇水，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七亩多地差不多快要浇完了。

“你喝酒了？”看他满脸通红的样子，我知道他一定喝了不少酒。“你要开车，还要载你三姨奶过来，咋能喝酒呢？”我的语气里充满了不悦和责备。

“三姨奶没来，”云飞说，“不然，再给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喝酒。”

云飞这一点倒令我放心。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生过喝酒误事的情况，更没有因为喝酒，而闯过祸。

“是大宝表叔非让我喝，”云飞又说道，“镇里县里的领导都来敬我酒，我告诉他们说，我不会喝酒，可您知道，大宝表叔是清楚我能喝一些的。”

“你三姨奶咋没来？”我把水管扔在地上，让水自行流淌。只剩地头的一点麦子没有浇到了。我洗干净了手，走到地头的地垄上，掏出一支烟，点燃了，“我昨天不是交代过你吗，一定要把你三姨奶请过来。”

“三姨奶现在可忙碌得很了，”云飞说，“她的身份也得到了确定，不仅是台胞家属，更是军人家属呢！县长做了指示，要按照烈